

XNXSHJ



悬念小说集

XNXSHJ

国力著

ANHUNZAIXINGDONG

蓝魂在行动

蓝魂在行动

——悬念小说集

焦国力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蓝 魂 在 行 动
——悬念小说集

焦国力 著

*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.375印张 110(千)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册 定价: 2.70元

ISBN 7-5043-0229-5/I·22



087



作者小传

焦国力,男,1950年4月20日生于一个军人家庭。1968年2月入伍,空军中校,现任《空军报》社编辑。曾任伞勤组长,参谋,教导员等职。一心想当了职业军人,十八般兵器耍弄过几般,而立之年忽发奇想,开始写作。曾发表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科普文章,计100余万字。

责任编辑:张云红

装帧设计:李 萌

ISBN 7-5043-0229-5/I·22

定价：2.70 元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蓝魂在行动.....	(1)
奇谋圣婴.....	(50)
绿林城堡的女主人.....	(103)
密林碟影.....	(132)
幻影商店.....	(144)
父亲和他的独生儿子.....	(151)
不称职的机器人.....	(160)

蓝魂在行动

引言

香港一家晚报，刊登了一条新闻：

今天上午，一块奇特的石头，在“东芝”玉器商店以5万元的高价成交。买主是一位名叫尹冠深的先生。据称，此人是新近来港的一位收藏家，专门收藏各种奇岩怪石。

笔者有幸目睹了这块奇石和这笔交易。

说来这块拳头般大小的石头，的确与众不同，首先它发出的光彩就十分迷人，时而蓝光熠熠，时而红光耀眼，时而黯然无光。石头上还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斑纹。它的重量在2公斤以上。这块似玉非玉，像玛瑙又非玛瑙的石头，至今没有一位专家能判断出它的属性。因而它的价值也就无从估计，或许价值连城，或许一文不值。所以，对于这么一块不伦不类的石头，绝不会有任何一个富豪显贵肯拿出5万元来。

今天早上，“东芝”玉器商店贴出大字海报：本店有一希世珍石，售价5万元。这张海报贴出之后，几乎轰动了全港，许多人乘兴而来，要一睹这希世珍石的光彩。

上午10时许，一位年过五旬的瘦小老人走进了“东芝”玉器商店。当他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，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微笑。

“这块石头我买下了。”尹先生指着石头说。

“您要买这块珍石？当然可以。”“东芝”玉器商店的圆头圆脑的老板赶紧迎了上来，“您看这石头……，它是一块宝呀！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石头递到老人手中。尹先生拿着石头，左看右瞧，连连点头，爱不释手。尹先生付了款之后，“东芝”商店老板一直把他送出门去：

“欢迎您再来！”

尹先生用一种探寻的目光，看了一眼这个会做生意的老板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这家晚报又刊登了另一条消息：

富士旅馆发生一起凶杀案。被杀者是一位40多岁的体格强悍的中年男子。据警方调查证实：这位中年男子是和凶手在一场搏斗后丧生的。被害人可能企图偷盗或行刺。杀人嫌疑犯很可能是昨天以5万元买走一块石头的尹先生。此案正在调查中。

凶杀，绑架，失踪，这在香港是屡见不鲜的。然而富

士旅馆的凶杀案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，社会各界议论纷纷。因为被杀者是警方正在通缉的走私集团的一个要员。所以有人猜测凶杀案与走私集团有关，很可能杀人犯本人也是走私集团的成员。甚至有人传说，尹冠深就是那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东南亚一带的贩毒走私集团——“蓝魂”的最高头目。这些猜测和议论无形之中给警方很大压力。然而警方也十分清楚，案件只要一和“蓝魂”有了瓜葛，就休想弄个水落石出。所以对这起案件，警方显得并不十分热心。当然，出于种种压力，又不得不应付一下。可是，案件并没有轻易了结，它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意料。

第一章

尹冠深用手捂着下腹部，沿着一条小巷踉踉跄跄地走着。他感到腹部有一股粘乎乎的液体，他知道伤口还在流血。此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立刻赶到码头去。再过半小时，就有一艘香港直达日本横滨的船，只要上了船，就可以暂时脱离这险恶的处境。想到这些，他不由地加快了脚步，可是伤口一阵剧烈的绞痛，使他不得不靠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。

夜幕渐渐笼罩了香港。在这个畸形的世界里，有的人花天酒地，有的人露宿街头；有的人寻欢作乐，也有的人在痛苦中挣扎。多少个阴谋与罪恶，在这黑暗的掩护下悄悄地，肆无忌惮地运筹、策划、行动着。

尹冠深明白：在这种时候，是不会有任何人来过问他的，除非是警察。一想到警察，他的心又收紧了。“快

走，赶快走！”他提醒自己。可是稍一加快脚步，腹部就一阵剧痛。

正在这时，一辆咖啡色的“丰田”牌轿车驶过来，出乎意料地停在他身边，从车上跳下一位年轻人，把尹冠深连扶带推地弄上了车。

在小巷的另一头，停着一辆“明斯克”牌小汽车，车里坐着一个人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当“丰田”汽车开动之后，“明斯克”也启动了，不远不近地跟在“丰田”的后面。

夜晚的湾仔马师大道，仿佛是一条巨大的水渠，林立的高楼大厦就是水渠的两岸，车的洪流在霓虹彩灯照耀下，不停地流淌。“丰田”汽车很快就加入了这条车的河流。

“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？”尹冠深忍着剧痛厉声问道。

年轻人侧过头来，冲他善意地一笑：“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。”

“不！我没有什么不安全，我要到码头去。”

年轻人踩住了刹车，汽车猛地一停。尹冠深的脑袋几乎碰上了挡风玻璃。

“警察已经到了码头，尹先生。”年轻人眼望着红灯说。没有听到任何回答，他回头一看，尹冠深双手捂着腹部，昏了过去。

当尹冠深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，伤口已缠上了绷带。环顾四周，他看到这是一间不大的单人宿舍，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矿石。

在他的对面还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，看样子是刚刚搭起来的。

一会儿，青年人走进门来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面。“尹先生，您吃点吧！”青年人的眼中闪着诚恳的目光。

尹冠深警惕地审视着这个青年，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青年人放下手中的碗，略带微笑：“尹先生，您不用担心，这里没有危险。”他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尹冠深的床边，“我早就仰慕尹先生的为人，今日有缘见到您，深感荣幸。”

听到他的这一番话，尹冠深越发感到莫名其妙：“你……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叫梁剑，在一家公司当誊写员，过去学的是矿物学专业，在这里找不到职业，只好随便找个吃饭的地方。”梁剑略带凄楚地说着，“尹先生，我知道您是台湾有名的矿物学家。多年来，您受到了台湾当局的迫害，只身逃往美国，以收集各种奇石珍岩为乐事。特别是这次无名石事件，使您险遭不幸。我对您的处境十分同情。”

尹冠深静静地听着，阴郁的目光冷冷地盯着梁剑。这个性格阴沉，寡言少语的矿物学家，多少年来生活在一个冷酷的世界里。这个世界使他的才华无法施展，却教会了他怎样警惕周围的一切。

“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不怕吃官司吗？”尹冠深冷冷地问。

“不。我知道警方正在通缉您，可我也知道您是个正

直的人。”

“你要有心帮助我，就把我送上码头。”

“不行呀，您的伤……，再说现在也没有船了。”梁剑指着窗外微微泛白的天空说，“您放心在这儿养伤吧。”

尹冠深仍旧冷冷地盯着他，不说一句话。

“尹先生，我去给您请个医生来。”梁剑说着就往外走。

“站住！”尹冠深威严地喊了一声。

梁剑听到喊声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门旁。尹冠深细细地打量着梁剑。凭他的经验，他感到梁剑是个城府很深的人。凭着某种朦胧的直觉，他还感到，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隐藏着什么秘不可宣的东西。

梁剑回过头来，说：“尹先生，您的伤再拖下去会有危险的。”

“刀伤并不重，可是刀上有毒。”尹冠深平静地说。

“毒？”梁剑有些吃惊，他略沉思了一下，“我这里有一些解蛇毒的药，也许会有些效果。”说着，他从一个柜中取出一小瓶白色的药粉，轻轻地解开尹冠深腹部的绷带。尹冠深并不拒绝，听凭他的摆布。药粉缓缓地撒在伤口上。

“尹先生，我知道您的为人，了解您那颗热爱祖国的心。”梁剑替他包扎好，真诚地说，“我也是炎黄子孙，我愿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。”

尹冠深带着几分期望，盯着他。

梁剑告诉尹冠深，他今年29岁。父亲原在新加坡经营

一片橡胶园。前些年，在一次经济危机中破产倒闭了。他又随父亲来到香港投靠一位远房叔叔。他的叔叔在香港有着雄厚的资本。“东芝”玉器商店就是他叔叔经营的。他对经商不感兴趣，就自己钻研矿物学。他还拜了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他的老师遭到了坏人的暗算。

“这个社会里，坏人实在太多了，您当然应该警惕，不过……，”梁剑把那瓶药粉放回柜中，“我知道您收集奇岩怪石是为了什么。”

尹冠深默默地看着这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，心中升起阵阵疑云：“收集奇岩怪石完全是一种爱好。”说着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
梁剑赶紧上前扶他起来，让他仰靠在床上。“不，”梁剑的口气中带着几分神秘，“您是在寻找一份资料，一份稀有金属矿的勘探资料。”

“资料！”尹冠深的手微微地抖动了一下，惊奇地，“你……”

“我是田闻山的学生。”

“田闻山？……他……。”

“都怪我，没有很好地照顾田老师。”说着，梁剑竟失声地哭了起来。

尹冠深疑惑地望着这位青年。

片刻，梁剑收住了满脸的痛苦表情，拿出了半张微微泛黄的照片，递给尹冠深。

尹冠深接过照片，惊奇地瞪大了眼睛。这是田闻山珍藏了几十年的照片。这是被撕开的二寸照片的左半张，照片

上的背景是秋天的崇山峻岭，一束松枝显露在画面的左上角。画面上只有一个人，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，他就是年轻时的尹冠深。很显然，右半张照片还有另外的一些人。

“这照片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田老师。”

“闻山兄没有嘱咐你别的事吗？”

梁剑摇了摇头。

尹冠深深知田闻山遇害原因。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那半张泛黄照片，把他的思绪带到了30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秋天……。

第 二 章

1948年，深秋降临在西北的这座古城之中，更增添了它的悲凉、萧索。

地质学院的校园里，几片落叶被北风托起，摇摇晃晃，飘忽不定，然后又随风落下。一阵秋风吹开了二楼的一扇窗户，窗内和窗外简直是两个世界，窗外秋风萧瑟，窗内却春风荡漾。

“这一年，我们的收获实在太大了。归结起来，主要有三。”说话的是22岁的尹冠深。他是个血气方刚、敢做敢为的年轻人。

“嚯，冠深作起总结报告来了！”田闻山递给尹冠深一杯水，“说说看，有哪三个主要收获？”他指着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中年男子，“让我们傅老师听听，看你说的对不对。”

被称做傅老师的人，是一位40上下的中年男子，他是傅秋涛的大哥，名叫傅秋林，是地质系的教授。此刻尹冠深、田闻山、傅秋涛正坐在傅秋林的家中。

尹冠深喝了一口水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第一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开采价值的贵金属矿，其中以金龙山的矿床储量最为丰富。这个矿含有铂、镍、钛等30多种元素，其品位之高，贵金属之多，在世界上还不多见。根据我们初步探明的储量计算，足够开采几个世纪。特别令人惊奇的是，在这个矿中，镍和钛的含量很高，而且镍和钛都是以矿球的形式存在的。用这种矿球冶炼钛和镍都十分容易，不需要经过转化、还原、熔铸等工序，可直接提取。”

“那么，第二呢？”傅秋涛问。

“第二，我们整理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资料，秋涛还绘制了一份地质详图。这些材料简直就是一份详尽的开发工程计划，特别是资料中提到的独特的开采方法和奇特的冶炼方法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我敢说，这份材料若是公诸于世，肯定会轰动世界。”

“这么说，如果有诺贝尔地质学奖金，站在领奖台上的一定是你喽！”

“不，站在领奖台上的应该是三个人，当然有我一个。”尹冠深不客气地补充说。

“快说，第三个收获是什么？”田闻山催问。

“这第三么……，”尹冠深把杯子放下，郑重其事地说，“秋涛兄得了一个大公子，闻山嫂替他添了一位大小姐，而且是同一天出生的。这不是很大的收获吗！”

一提到孩子，田闻山和傅秋涛都很高兴。是呀，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。一年之中，他们各添了一个孩子；特别是探明的那个金属矿，这是他们共同的“孩子”，甚至比孩子还珍贵。孩子的出世，只是说明了当爸爸的身分。而贵金属矿的探明，将向全世界宣告：我们中华民族将在工业上腾飞。

这三个青年是地质学院的高才生。三年前，他们毕业时，尹冠深的父亲（在国民党文教部任职）曾打算送他们去美国留学。可他们觉得，抗战刚胜利，祖国要建设，需要人才，他们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，毅然决然地踏进了人迹罕见的荒山野岭。

坐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傅秋林教授，看着三个兴奋不已的年轻人，心中升起阵阵忧虑：“你们刚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，对目前的时局了解甚少。我要给你们泼一点冷水。”这话语的声调不高，却震人心扉。

三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今天把你们仨找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老蒋连吃败仗，很快就可能撤走，……”

“让他们撤，我们留下继续干。”雄心勃勃的尹冠深说。

“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老蒋已经下了手谕，撤退前要炸毁一切可能炸掉的工厂，要让矿山瘫痪，钢水凝固。还要带走部分技术人员。听说校方正在拟定名单。”

“你们在校刊上登的那篇介绍勘探经过的文章，已经引起了校方的注意，恐怕是在劫难逃，要早做打算，包括你们那些资料。”

听到这消息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愁云密布，沉默不语。

“怎么，没主意了？”傅秋林教授看着三个年轻人，沉着地说，“要赶快行动，绝不能坐等待毙。要把你们的底稿全部销毁，一片纸也不能留下。把整理好的资料微缩，想办法保存下来。”

三个人如梦初醒。

不过，这三个人隐瞒了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情况：他们找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。这块石头只有拳头般大小，放着异样的光，石上呈现着一些若隐若现的条纹。这是一块什么石？三个人谁也无法说清楚。田闻山倒是想起来父亲对他讲过的一件事，这是一个传说：

几年前，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深山老林中发现了一个矿，于是从国内请来了专家，决定开采。他们一反过去强迫中国人当矿工的做法，抽调来了一队日本兵去开采。可是，奇怪的是过了不久，日本兵却一个不剩地死在那里，矿井也不见了，就像变戏法一样消失了。这个传说曾引起了田闻山父亲的兴趣，他带着两个助手在那一带山区走访了许多人家。山里的人告诉田闻山的父亲，自从那个矿井不见之后，日本人又派了一些部队来清剿，说是有人故意破坏，听说他们还要找一块放光的石头。这一带的人们曾在一个猎户家里看到过那块石头，可是没过多久，那猎户也消声匿迹了。

田闻山仔细地端详着这块石头，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发现石头上有一条浅沟，他取出小刀沿着浅沟一划，石头分开了。石头的内壁刻有一部象棋盘，棋盘上还有几个